

佛祖統紀卷第九

城十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志磐

握

諸祖旁出此家第五之一

南岳旁出母家

世二南岳僧照禪師

枝江慧成禪師

城十

南岳大善禪師

藍谷慧超禪師

一

巴丘慧耀禪師

雲峯慧漏禪師

江陵慧威禪師

鍾山智瓘禪師

仙城慧命禪師

新羅玄光禪師

枝江慧璗禪師

國清普明禪師

南岳靈輝禪師

國清智越禪師

郢州刺史劉懷寶

見南岳記

南岳淨人方合

光州五百家巴子太

南岳府君

影堂二十八人

見光

業高四百

見光

信重三千

世三南澗慧旻禪師

見光

升堂受荅一人

火光三昧一人

水光三昧一人

衡陽令陳正業

見善

世二天竺真觀禪師

瓦官法喜禪師

國清智越禪師

瓦官法慎禪師

國清普明禪師

國清智璪禪師

佛隴智晞禪師

國清法彥禪師

廬山智銷禪師

廬山大智禪師

玉泉道悅禪師
華頂般若禪師
接霞法嚮禪師
國清慧威禪師
興皇慧獎禪師
當陽德抱禪師

天台等觀禪師
會稽禮宗禪師
玉泉行簡禪師
碧澗法俊禪師
南岳慧稠禪師
蔣山大忍禪師

禪衆智令禪師
玉泉法偃禪師
岳陽曇捷禪師
國清師諫禪師
佛隴慧綽禪師
慧日僧珍禪師

奉誠法安禪師
國清道脩禪師
玉泉義邃禪師
國清如朗禪師
天鄉法延禪師

佛龐慧辯禪師
天台慧炤禪師
玉泉法盛禪師
會稽智果禪師
國清智寂禪師
定林法歲禪師

玉泉道勢禪師
天台惠普禪師
玉泉法論禪師
終南法琳禪師
白馬敬韶禪師

城十
玉泉法才禪師此下四人見百錄
玉泉道慧禪師
陳少帝天台

奉誠法安禪師
國清道脩禪師
玉泉法璇禪師
十住道臻禪師
陳皇太子
隋煬帝天台

人天下十一

紀

天台

紀

尚書左僕射徐陵

光祿大夫王固

開府儀同柳顧言

五兵尚書毛喜

儒士梁方茂

開府儀同吳明徹

此下二人
天台紀

岳州刺史王宣武

侍中孔煥

此下二人
人光傳
梁氏禪
林寺碑

僕射周弘正

得門千數

諸祖前列所以明正統也至若旁出法嗣自
南岳照禪師之下皆足以光昭法運力扶宗
門誘掖來機扦禦外務扦音汗熱也
謂止也
撫音同據言行之要考師弟之緣撰歷代諸祖旁出世家

此二

南岳旁出世家

禪師僧照聞南岳妙善心觀特往參謁凡所

指授無不領解後以南岳命行法華三昧用
銷宿障妙行將圓觀普賢大士乘白象王放
光證明又感觀音為其說法於是頓悟玄旨
辯才無礙師於衆中告行禪定皆為第一嘗
用眾一撮鹽作齋飲以所用無幾不以為虛
俊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長至數十斛

城十
三

急賣衣買鹽償衆其相方減南岳入寂師領

眾行道不異於昔

禪師大善幼接林野常誦法華後參南岳得
開觀慧躬行法華三昧所入最深常於山中
講釋論時衆推服大都督吳明徹問南岳曰
法華禪門真德幾何岳曰信重三千業高四

百僧照得定最深智顥說法無礙兼之者大
善也後於禪堂趺坐而逝七日之内天常雨
華異香凝結衡陽令陳正業聞師道德之盛
每往禮敬蒙示法要內心歡喜後見內史鄭
僧果數稱師德嘗同獵圍鹿一羣謂正業曰
君常稱善禪師有慈悲三昧力今日其如此

鹿何正業即率左右同聲念南無大善禪師
應時羣鹿騰空而出僧果為之駭服涅槃五
事石不能勝惟且虛空十力士黃高心息
禪師慧成段氏澧陽人初受業於十住寺誦
法華淨名勝天王經二十餘卷日為常課既
受具遊建業學成實論一聽十年文理略盡

將歸本邑聞南岳開化之盛即往依之岳以
師依文生解澈之曰汝一生學問與吾支手
猶不得熟虛喪功夫豈不惜哉師承訓法惜
取章疏盡焚之閉眼坐禪夜以達旦如此五
年岳令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舟三昧歷試諸
行以銷宿障行之三年得解衆生語言三昧
彼閉目坐禪者觀道雖明閉眼或失岳歎之
曰智顥先發三昧後證持慧成今又及之
二子行解亦且齊矣續於荊州枝江起創造
藍寺殿缺巨梁忽六月江漲夢有木可中梁
用往江視之果然信士段弘為精舍主忽氣
絕召師至舍弘乃省曰初被執至王所見師

上殿曰我與此人共立功業未辨同禮以辨其也

辨音辨具也

召之毅然不往帝又令江總往迎且戒之曰
師若不允不勞返也使人雨淚強邀上船師
奮身入水太江中使更請曰若不蒙往總等
粉身無地矣師聞其意從至闕下帝躬請戒

城十

四

法賜所居曰禪慧寺有常律師過師同寢夜
擲蟲於地明將告別師曰夜來一檀越被凍
可問常大慙永以為戒一日語門人急梵殿
階吾當講涅槃及事成建講適智者自玉泉
來共談玄理良久入定示滅

禪師慧超丹陽沈氏幼入道誦法華聞光州

思禪師妙明三觀與天台仙城命禪師同往
請業恩師對衆稱之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

後入嵩高餌藥坐禪隋太子勇召集名德總
會京師以師行業不羣獨留供養有淨業法
師隱居藍谷欽師高道躬事邀迎共止八年
倍隆三慧大業初屢詔入宮說法師所居常

有數虎以任役使平時誦經五十餘年幾一
萬部京邑名匠慧因保恭等咸就接止以事
請益後因卧疾示門人曰生不忻死不戚吾
之常也第一義空清淨正觀吾之凭杖也乃
面西正坐入定遺言露骸松下以施禽獸弟
子如教停月餘顏色不變夜有霞光自身而

發時秦王世民聞之唐太宋遣人就視深歎希
有衆乃造塔奉藏全身

禪師慧耀姓岐襄陽人初從南岳居數年盡
得心觀之妙岳印之曰子於實相理觀所造
既深宜隨方行化以酬本志及南岳入滅師
至巴丘歎曰此地禪法罕聞宜可開示有道

城十

五

懿禪師邀居道因寺卑尚禪寂不交人事十
有四年未嘗出門一日謂人曰吾不欲惱衆
欲往內華寺間居衆留不從閑三年示疾見
南岳與仙城來迎謂言可同遊淨土即趺坐
入寂葬金身於內華

禪師智瓘早親南岳修法華三昧證入甚深
隱居鍾山未嘗越閩煩帝屢詔勉為一赴帝
請問法要禮為國師

禪師慧命天台仙城人來參南岳聞說三觀
深悟玄旨得無礙辯說法如濤將終誠門人

禪師慧涌受法華三昧行法於南岳行之既

父遂獲證入乃隱迹雲峯不與世接六十餘
年一志禪定當出定之頃心無它務唯誦法
華既而又證火光三昧不知所終
禪師慧威江陵人依南岳行法華三昧得解
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聞人畜禽鳥聲必知
其意後又發證神通飛空履水如步平地

隨佛向西升空而去

禪師玄光海東新羅人遠越滄溟求法中夏
首造南岳授法華安樂行門票受勤行俄證
法華三昧南岳謂之曰汝還鄉國當以善權
而行化度若負蛇鈴以成螺蠃者也詩填鈴有子螺
蟲員之轍蘇子式鼓以之揚子蛇鈴之子
暨而達螺蠃祝之曰願我願我蛇鈴桑上青
螺蠃
螺蠃師即禮辭南岳返錫江南值本國海
舶遂獲附載方及大洋忽觀采雲亂目雅樂
盈空絳節霓旌傳呼而至空中聲云天帝召
海東玄光禪師師拱手遜避即見青衣恭敬
前少選入大宮闕見羽衛陳列鱗介繁錯間
以鬼神咸仰敬曰天帝降我龍宮請法師說

已證法門吾曹受益不少矣既升殿請陟高臺天帝扣問師爲開演經七日而畢帝躬送別向所乘舟泛泛不進師復登舟舟人謂始半日耳天觀上生光華率一遠游勒座下報無益龍宮盡夜常知之驗或缺以故地周品六七十小知謂如後墳者據疏記六十非虛佛威所加忘其爲父則知今龍宮既非佛國又非城十執情謂以之爲實如荆溪謂六十食頃但是情謂非實也佛加應以龍宮自謂之日船人自謂半日各執情謂以之爲實如荆溪謂六十食頃但是情謂非實也

師既歸國於熊州翁山結茅爲居集衆說法久之遂成寶坊受道之衆咸蒙開悟升堂受前者一人丈白受記本云受前是得善前是別了入火光三昧者一人入水光三昧者二人南岳影堂如圖二十八人師居一焉

淨人方合常止南岳般若臺為衆僧執役察

脩禪觀既獲證悟復得神通每伸臂長丈餘

新羅光禪師法嗣世一

三

禪師慧斐河東人九歲出家誦妙經暮月便
過年十五請法於光禪師英偉秀發宿士稱
之復十五年還嘉禾海鹽主光興寺講演法

順化而逝

智者大禪師旁出世家世二

二

禪師真觀字聖達錢唐范氏其母誦藥王經
音品以求嗣遂生師舌羅紫文手有異相幼
聰寤博通經史遇善相者謂之曰年少當成
大器何滯塵網師始欲出家二親未見許

城一

天神告曰汝子法中英傑何得籠檻於此父
母自是從其志初讀成實十誦始開一卷神
夢語曰汝是大乘法器勿守小道陳永陽干
伯智夙事師遣使送師謁智者致書為贊知
同止一日衆聞異香天樂競以問師師曰吾
徒日當往也寄世若浮雲湧發求度及期畢

者以齒相若待之以兄弟高談寂照金石相

華衆聞空中諸天彈指異香滿堂後止通玄
寺結徒行道十七年間足不踰閩隋末天下
崩離吳中饑饉四衆逃難唯師守死禪誦唐
室之初遷居南澗寺左建有兩免一彪相對

同止一日衆聞異香天樂競以問師師曰吾
徒日當往也寄世若浮雲湧發求度及期畢

時

大忍禪師見而歎曰龍樹之道方興東矣

朝廷征周失律

陳宣帝大建十年命吳明徹
北伐周兵敗為周人所執

議括僧無名者令休道

師致書左僕射徐陵

爭遂寢隋文帝朝三敕勞問

秦孝王總管維

揚兩加延請並辭疾不赴與道安禪師頭陀

於靈隱山中開皇十四年郡大旱刺史劉晏

安請講海龍王經序王義方竟驟雨霈然十

五年始大精舍號南天竺常講法華用爲要

業受持讀誦躬自書寫五種法師於茲爲備

每盥洗遺涕地爲不濡有一老人日至聽經

師延問之對曰弟子即此山龍王也師曰久

旱何不降雨老人曰山民無知鑿斷山脈諸

龍不安使之若爾師能爲諸龍授戒勸其向道則雨可即致師許之即作法召諸龍與攝菩薩戒即時降雨是夜有峩冠朱服頂禮作謝師因問曰近年多旱何邪龍曰人無正信多行惡行以故惡天將地肥流入深土雖結五穀食無肥膚旱涸不常固有由也大業十一年夏四月郡司馬李子深請出衆善寺講涅槃經出山之日手標葬處講至現病品夢二人作禮告曰淨居天遣迎禪師六月六日始臥病夢與天台同輦翼佛還山覺已歎曰苦復致斯應生期必矣乃集衆訓曰欲出生死

欲具佛法宜湏持戒修定慧學弘通正法勿令虛度至七月一日衆聞空中技樂之聲即趺座示滅道俗獻供日致千輦至二十六日容色儼然眉毫增長乃自衆善遷空於所標之地四部大衆亘一由旬香蓋成陰幢旛蔽野道德之感有若此云師即天竺靈山始祖華安嘗撰別傳其本城十不存惠雲之世重降其塔作六詩以為識其多贊以證經平侯

化尚書毛喜朝之曰尊師猶少弟子何老者年三十師答曰所事者德豈論其年又問何以爲德答曰善巧說法即後代富樓那破魔得道即今日優波毱喜善其對常稱之朝列師行方等三昧有難來索命神王訶之曰禪師當往淨土即生得道豈償汝命邪後於瓦官

趺坐入定不起于座而終

禪師法喜力學無倦參知識十七人得大開悟年登六十始於大蘇山值遇智者一聞法音頓獲深證於是盡舍舊徒專心禪慧陳光大元年與同學二十七人從智者至金陵遊

憚師智越南陽鄭氏與求婚師極辭以拒即出家遊方至金陵遇智者北面受業五門六妙莫不深達誦法華經至滿萬部智者晚歸台嶺付以四衆二十年間循循善誘德量寬曠學者歸心所居之處瓶水自滿自晉王造

寺及登

帝赤山中每遣僧使奉啓致賀必以

師名居首上虛已加敬若智者在日無異每

獲噉施用為功德未嘗有所吝也大業十二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告衆為別右脇而逝風

慘雲慘地動山頽天雨異花一境冥晦

城十

禪師法慎初居金陵大莊嚴寺從智者栗受

三觀豁然深證因之發持一聞能記陳大建

三年智者於瓦官說次第禪門師於聽次私

記為三十卷尚未修治不幸入滅其後童安

治定為十卷即禪波羅密漸次止觀也

禪師普明會稽朱氏少有異志嘗聚沙為塔

刈蒿為殿有僧乞食見之曰郎子有善根可

向天台出家彼有初依菩薩現身說法陳大

建十四年來天台值智者講次座衆初散禮

足歸依智者笑曰宿世願力今復相遇於是

服勤左右專習禪法行方等般若諸三昧誦

通法華後隨智者止廬山於陶侃瑞像閣行

請觀音三昧隆冬身不衣絮正行道間見一

異僧謂之曰汝名法京未為嘉稱可改為普
明此言明者謂能照了三世也智者聞之曰

既是冥示宜從新名智者住玉泉今造大鍾

充佛龕用勸江陵道俗競為經營偶有人來

視師知相不吉模開果缺乃倍工再治誠不
具者莫至其聲遠聞七十里既居國清以取

水為艱指其石曰此石出水不亦快乎泉即涌出日給千衆嘗鑄丈六盧舍那像感異人施金為助國清講堂狹小師欲廣之章安勸勿改俄而枯州都督周孝節溫州在陳施杉柱泛海而至章安在赤城忽見師身十餘丈

高出林表翼從數十人語章安勿苦諫吾所作當有成章安感其神異望林合掌致敬曰富依仁者區畫創堂之日感山神隱形而至勢若雷震摧樹傾枝閣一步許自佛龕下至於寺日暮還返聲如初至比房聞師與之共語多勸神為善建堂既畢忽着破衣與衆言別奄然坐逝信宿屈左三指師不畜私財以

所得施造金銅像十軀開大藏二過每作利益事一運其心金帛自至

禪師智璪臨海張氏父懷仕陳為中兵參軍年十七二親俱亡服滿染病久醫無效乃力

疾出庭向月而卧至心念月光菩薩繫念旬

日夜中夢人以口就身虛吸如此三夕疾遂

瘳因投安靜寺出家聞智者為世良導即往

請業行法華三昧至二七日初夜懺畢就牀

欲坐見九頭龍從地而起上升虛空智者釋

曰此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破無明地入

法性空耳嘗住寶林寺行懺初夜有人來據

戶扇師問何人答曰我看燈月有成禪師聞

城上十
瘳因投安靜寺出家聞智者為世良導即往請業行法華三昧至二七日初夜懺畢就牀欲坐見九頭龍從地而起上升虛空智者釋曰此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嘗住寶林寺行懺初夜有人來據戶扇師問何人答曰我看燈月有成禪師聞

之曰此堂有惡鬼今此聲者鬼也即啓永陽

王遣十人執仗為護師謝遣之曰命由業耳是夜鬼入堂槌壁擊柱周徧東西師行道程誦坦然無懼三七日內事常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稱讚善哉言已不見又因往會稽路曲剡縣乞食主人誤進毒葷食訖前邁主人啖者皆吐利委頰鄰人追師十里語之哂笑曰貧道幸無宅大業元年煬帝巡幸揚州師自國清御使命至行在所引見內殿賜王尉勞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還山為智若千僧齋度一百人師前後八入參觀主上象加異禮唐貞觀十二年無疾正坐入滅壽

八十三

禪師智曉陳氏穎川人先世遊宦寓家於越年二十往投智者剃度稟受禪訣旦夕研心不見倦色智者入城受命居佛龕時衆行三昧者頗盛殿堂展闢制度嚴整唯香臺未架當香鑪峯多檉柏木師欲伐用衆疑神所據

夜夢神送疏舍木遂遣伐之寺衆法雲欲往峯頂禪坐師止之曰汝道力微弱山神剝猛不宜往雲不從亦留一夕神現形驅今還初智者勸沿江居民舍篋梁為放生池歷年未久復行漁捕師與章安禮智者塔焚香咒願有漁人見僧立篋上意謂墮水者乘舟往救

忽不見居人覩驗遂停採捕時羣獸悲鳴衆鳥翔集屢日不止東山銅鍾忽響震山谷師曰此召吾也乃香湯沐浴趺坐執如意說法良久寂然無聲衆方號達復啓目戒之曰有生必滅寧足為悲或問生處曰據吾夢驗當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涅槃經以兜率天常愛青色用

破此天之有見吾先師侍左右者皆坐寶座唯一座空吾詢所以答云郤後六年頂法師當升此座說法師常往阿育王寶塔禮八萬四千拜感紫文印手方整明瑩臨終告弟子曰衆聖印我吾今往生內院矣忽聞弦管之聲即趺坐而化時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也

禪師法彥清河張氏陳大建七年侍智者於天台授禪那之旨寂坐林間不居房舍常入定七日方起智者證之曰如汝所說是背捨觀中第二觀相山神數燒試之恒不爲動專修禪法三十餘年常坐不卧隋大業七年二月晦於國清趺坐而化

禪師智鋗拾音豫章夏侯氏博通三論著名當世及見智者稟受禪法深有開悟晚入廬山造大林精舍專志修禪莫測其證二十餘年影不入俗隋文帝召入京辭疾不赴豫章郡守請講法華力拒之曰吾當於山舍既而道俗懇請不已勉為之行講經未竟果終於州

治之寺人始悟其先知時炎暑正盛端坐如生異香滿城數日方歇衆奉禪龕還葬廬阜禪師大志會稽顧氏依智者出家以其志趣高放為大此名每誦法華音聲清轉聽者忘疲既獲聞禪要乃於廬山甘露峯行杜多行投身猛虎虎輒避去山粒或絕終日忘餐或得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福林會大業中屏除佛教師素服哭於佛像前者三日誓舍身申明正道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臂報國上許之遂集七衆設大齋絕糧三日升大棚布眾其臂灌蠟作炬度火然之光耀巖洞見者莫

不心痛師面色不變讀佛誦經為衆說法聲未嘗絕燒畢下棚入定七日跏趺而終撰頤文七十紙廬山諸寺除夜衆集讀誦比文為之酸結

禪師道悅昭丘張氏十二投玉泉依智者出家誦大品般若及妙經日為常課時造寺之初未有鍾磬師於泉源得怪石縣之每誦經卷通輒扣一下聲韻清徹聞者肅然幽冥之徒屢獲祥感偶患水脹腹急如鼓唯念般若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臂報國上許之遂集七衆設大齋絕糧三日升大棚布眾朱粲率徒入山師端坐不動曰吾沙門也浮幻形體任加白刃賊異之不敢犯師身衣麻

衍日止一食常分其半以資飛走或翔集肩上或招來掌中慈善所熏忘懷無畏衣雖弊壞絕無垂茲常於隣居乞疊養之勸其莫殺居山五十年操行若一臨終預與人別即端坐合掌而逝後有人見僧跪足擎鉢於清流之上自稱為般若師蓋師常誦是經人以是為稱也

城+

十三

禪師等觀富陽孫氏受心觀於智者居天台常誦法華真觀九年冬餘杭法忍寺請師講演明年正旦有王服者至稱阜亭廟神來謁師曰禪師昨遇廟庭適弟子巡遊不及奉迎今故遠來專求戒法師即索鑑然香為授苦

薩大戒禮謝而退明日夜半沐浴更衣面西趺坐稱三聖尊號及智者號各百餘聲復為惠法師說三觀法門且云此吾親承大師口說言畢而終

禪師般若高麗人開皇十六年來詣佛隴求禪法未久有所證悟智者謂之曰汝於此有緣須閒居靜處成辦妙行華頂峯去此六七里是吾昔日頭陀之所住彼進道必有深益師即遵奉明諭宴坐十六年未嘗下山忽一日往佛隴上寺有三人侍行湏臾不見次至圓清下寺告別同志居數日無疾而化龕出寺門閉眼示別至山閉目如故

禪師禮宗宋氏會稽人初參長壽通達禪觀
壽曰良玉徑尺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後往
見智者學三觀法門大有契悟嘗注涅槃經
疏為時所重景龍三年唐中宗御史馮忠忽暴
亡有二童子領師庭對判官索覆罪籍見亡
舅張思義曰汝不合后宮中亂越數此宴追

可發願造涅槃疏并鑄鍾庶消往過疏是禮
宗禪師所述者此師親見智者傳授每有天
神守護忠依勇誠遂獲放囚尋疏未獲再被
冥譴忠乞三日尋窩復俾其返誠意搜求果
得其本遂急為經理後以壽終
禪師法禪揚州人年十六辭親入道從智者

學誦通法華乃於棲霞寺側太法華堂行三
昧既獲證悟默而不言山中猛虎日害數人
衆設大齋以為禳捨忽一虎入衆中攫一人
去師高聲呼云今日專為汝設齋可放此人
虎即置人而退頃之羣虎數十大集齋所舉
城十眾驚避師至虎前以杖扣羣虎頭為其說法

自此之後遠遁無迹

禪師行簡親承智者剃度稟受禪法常坐不
臥智者在玉泉今往澧州教化耕牛四至中
路忽逢羣盜斬師之首奪牛而去師之屍形
即從地起以手捧頭安項上健步如飛來追
賊黨賊皆驚異遂還其牛誓終身為奴以求

謝過今莊中佃奴有姓向者是其後尚及

禪師慧威依智者學心觀頴獲開悟後受遺託造國清寺凡所建大效力為多密行殊常人不能測

禪師法俊初於金陵見智者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後弘法於碧淵學者歸仰入滅之日

仙樂盈空天香亘野大眾望其隱隱西去

禪師慧獎初居興皇寺謁智者學深禪定每誦法華人聞天香滿室非世所有

禪師慧稠參智者學三觀後居南岳背誦法華華嚴日為常課外人嘗見天神翼衛左右

禪師德抱當陽人從者學禪法久而獲證

誦法華多瑞應數十里咸聞異香燭帝敬異

錫號大覺禪師

禪師大忍擅得梁代養道蔣山時與智者義集山中頓悟禪慈乃歎服曰此非文字所出乃是觀機縱辯般若非鈍非利利鈍由機宜富適時是其利相池深華大鈍可意得增論

城十
知龍粗觀

餘輝有幸可不自慶

十五

見雨

禪師慧辯稟姿聰宿聞智者開演觀道默記無遺如水傳瓶一滴不漏後於佛隴會別大眾架木成樓舉火焚炬用報佛德煙籠林表

舍利交棗

禪師道勢幼負材器獨參知識凡所入室莫

授其機及見智者於玉泉開說止觀頗獲妙悟
禪師慧瑞聞智者說法即入深定一坐旬日
率以為常所居之室神光夜照

禪師慧普早親智者聞深禪法常行法華三
昧感普賢乘大白象放光照身忽然悟入
禪師法盛初於玉泉見智者稟受法要旦夜

不離禪定後親受觀心論深悟玄旨智者既
往乃於玉泉大敷教化唐初入京師每說法
口出光明四衆戴仰同於真佛朝廷尊其道
賜號悟真禪師
禪師法論依玉泉學與會稽智果終南龍田
法琳皆同學智者並與智者作傳皆不復存

章安所撰別傳用國清智寂禪師本稍加增益
遂行於世此四師雖無事迹可尋亦皆當時
得道英器見百錄序

禪師敬詔會稽上虞顏氏初於白馬寺弘化
十年智者居无官躬詣求學深入定慧陳至
德元年十月卒於鐘山開善寺

禪師僧珍事智者行解深著初住京師勝
光寺唐武德四年唐高祖簡取名勝住同華兩
州朝廷舉師往住慧日時唐論是之論
陳皇太子淵後主子也至德四年正月十五
請成丈名濟南史名其請戒文云重道尊師

由來尚矣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授戒之日傳香在手臉下垂淚師為立名善萌及後為隋所破方悟無淚者誠自傷也善萌者義材幹也積明三年正月隋破陳兵士扣閭而入時太子年方十五安坐勞之曰戎士在路不致勞乎三月隨後主入隋不知其終

城十

太

陳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八子至德初出為東陽刺史請大師出鎮闡講致書至三師遂往王與子湛家人同稟菩薩戒執弟子禮盡聆講說夜習坐禪講事將解太法名曰靜智製疏文設大會度人出家鑄大士像其疏有云願生生世世與天台闍梨及講衆黑

白恒結善友俱向一乘師謂門人智越曰吾欲勸王修福禳禍越曰府僚非舊或有炎涼遂止其後王出遊墜馬將絕師為率衆行觀音懺法遂覺微醒凭几而坐見一梵僧手擎香爐遠王一匝香氣襲面痛惱頻釋

陳鍼智者之兄為梁晉安王中兵參軍年四

十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戊月師令行方等
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後十五年當生於此果後見鍼驚問曰君服何藥答曰但修懺耳果曰若非道力安能起死竟延十五年而終智者嘗為其撰小止觀咨受修習夙夜不怠

蔣添政官太中大夫吳明徹儀同公皆陳朝貴重同稟息法久習不懈神明凝寂雖舊苦腳疾亦為之愈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尚陳武帝女會稽長公主位儀同受大師菩薩戒製疏請住瓦官開法華經題宣帝敕停朝一日令羣臣往聽

城十

太

時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俱服戒香同餐妙法仍請一夏剖釋玄義道俗俱會開悟為多妙玄云九句談即此時也

徐陵字孝穆東阳人詒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俟沙門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

雲法師見陵歎曰顏回之儔也八歲善屬文少仕於梁陳大建中官至尚書左僕射嘗夢其先人曰禪師是吾夙世宗範汝宜一志事之陵奉冥訓資敬盡節參不失時拜不避濕每蒙書疏則洗手焚香冠帶三禮屏氣啓封對文伏讀儀同沈君理請開法華陵預聽席

以為餘年得逢妙說致書自慶後對大師立疏發五願云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冀頑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三塗三願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蕃二書見陵後身果為法華第百緝

六祖嗣章安之位陳後主在東宮召陵講大品義學名僧自遠雲集陳既破嘗隨智者研精法要晉王求淨名義疏大師續為撰成二十八卷陵與柳顧言並應奉文義

王固字子堅陳光大初為侍中進金紫光祿大夫終身不茹葷夜則坐禪晝誦佛典嘗騎

魏因宴饗請停殺一羊羊至固前跪拜若謝又宴昆明池魏以南人嗜魚大設網罟固以佛法禁之一鱗不獲大師講法華於瓦官固預法會即坐開悟宛同宿學

柳顧言法名正善河東人晉王初受菩薩戒遣顧言送智者施物及屢奉王教往留智者

頻聞法要深有省發智者四自江陵晉王重乞稟受禪法師為著淨名義疏初卷顧言與徐陵奉酬文義後智者續成玄義十卷顧言報曰持往仁壽宮服讀八偏粗疑畧盡細閱難除新治六卷并入文八軸為莊治未竟少日鑽研今遣使人瀟通國參承書意自當仰

城十

十六本

簡顧言頻被顧問每答以大師必來顧在夏竟便事舟楫冀此殘年盡心聽受懺悔往日懶惰之咎大業元年冬煬帝敕顧言為智者

建碑於天台國清主文尚理人服其工官至

儀同三司

毛喜字伯父陽武人少好學善草隸陳宣帝

時為五兵尚書瓦官法會獲預聽衆懇求禪
要躬執弟子禮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
旦夜研習不因事廢大師在石像欲往天台
營道場喜致書勸回謂鍾嶺攝山亦足摶心
而大師志願有素不復可挽
佛祖統紀卷第九

城十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